

詩 的 欣 賞

陳紹鵬著

文星叢刊 6

詩的欣賞

陳紹鵬著

文星叢刊 6

THE APPRECIATION OF POETRY

BY CHEN SHAO-PENG

COPYRIGHT BY BOOK WORLD CO.

1964

詩 的 欣 賞

文 星 叢 刊 6

著 者	陳 紹 鵬
發 行 人	蕭 孟 能
出 版 者	文 星 書 店
發 行 所	文 星 書 店
	臺 北 市 衡 陽 路 15 號
印 刷 所	中 臺 印 刷 廠
	臺 中 市 公 園 路 37 號
定 價	每 冊 實 售 新 臺 幣 14 元
再 版	中 華 民 國 53 年 12 月 25 日

有版權 內政部登記證
內版業字第44號

自序

分析和評論是否有助於詩歌的欣賞呢？

愛克爾曼(J.P. Eckermann)有一次問歌德，詩可否添加說明。歌德說：「詩和圖畫不同。詩已經是用言語寫成的，若再加上言語，就會打消了其他的言語的力量。」不過，愛克爾曼接着就這樣表示：「我覺得歌德這番話非常適當的暗示了詩的註釋者常常擱淺的暗礁。但是留心迴避這樣的暗礁，又毫不損害詩的內在生命的優美，添加少許的說明於詩章是否可能，還仍是疑問罷。」（見商務版，周學普譯：歌德對話錄）

詩的創造是一種本能；欣賞也是一種本能。既然欣賞是一種本能，不讀批評的文字，一樣也可以欣賞詩歌。但是，培根說得好：「人類的天性，猶如天生的植物，是需要修剪的。」因此，批評家就好比花匠手中的剪刀。伊麗莎白朱(Elizabeth Drew)說：「好的詩歌不會因分析和討論而有絲毫的損失。」所以，「我們不必害怕會『爲了解剖而殺害』。」

不過，批評家並不是立法者，他不能爲詩歌制定律條；也不是裁判官，他不能決定誰是罪人。誰是無辜的。我們不可按照威爾斯（H.G. Wells）的說法，以爲批評家和大學教授一樣，他可以教給我們什麼時候叫好，什麼時候搖頭，他的責任只不過像一個導遊者的一樣，引人入勝。至於那初昇的日頭像奔騰萬馬呢，還是像火輪？像一個圓火盤呢，還是像「一大羣天使軍」（勃萊克語）？見仁見智，就全靠讀者自己的領悟了。

原來，趣味不但因人而異，也受時代潮流的影響。批評家不能以一己的愛惡來左右讀者。正如王爾德（Oscar Wilde）所說的：只有拍賣商才會對所有的藝術品都一視同仁。不過，他要幫助讀者認清他的環境，和時代精神，因此而進一步的去了解作品。葉慈（Yeats）曾經說，他的寫作目標是創造出一種語言，非常自然生動，使聽到的人會覺得一個人正在他的面前訴說他想些什麼，感到什麼。批評家的任務是介紹讀者去認識這麼一個好朋友。本書由十個短篇集合而成，中心問題就是詩的欣賞。其中有個別詩人的作品分析，和詩歌源流的討論，是屬於內容研究的。讀者最好和拙作「詩的創造」配合起來看，因爲，內容與形式，我們固然可以說它是兩件東西，其實，二者是密不可分的，愛略特（T.S. Eliot）在龐德詩選中說：「人們也許以爲他們喜歡某種形式，因爲他們喜歡其中的內容，也許以爲他們喜歡某種內容，因爲他們喜歡那種形式。在一個完美的詩人作品中，這兩種東西是處處吻合，一而二，二而一的；在另一種意義上而言，它們

永遠是一回事。……」

這本書不敢言批評，只是作者近幾年來研讀詩歌的紀錄，獻給同好，作為參考而已。書中所輯各篇均在文星雜誌和大學生活上登載過。因為倉卒付梓，疏失之處當不在少，尚望海內賢達多多指正。本書蒙蕭孟能先生贊助出版，特此誌謝。

目錄

自序·····	一
英國桂冠詩人·····	一
莎士比亞十四行詩：考證·欣賞·翻譯·····	二七
布瑞吉斯的詩歌·····	四七
美國女詩人愛彌·羅威爾·····	六三
冷敲冷打世代的藝術·····	九三
沉默世代的詩歌·····	一〇七
英美近代詩的淵源·····	一二九
美國詩壇的林肯·森德堡·····	一四七
談一首鬼詩·····	一六三

英國桂冠詩人

桂冠是用月桂所做的王冠。月桂，拉丁文作 *laurea* 原爲供奉亞坡羅（*Apollo*）之用。古人用月桂編爲王冠，或花圈，獻給詩人和英雄。譬如希臘人競技，優勝的便得到一個月桂葉紮成的花冠，得者引爲殊榮。英文 *laureate* 或 *laurested* 本來含有「優秀」（*eminent*）的意思，指文學或軍事上的榮譽而言。古時候戰爭的捷報便叫「桂信」（*laureste letter*）桂冠詩人這個稱謂甚至還在大學裏面正式探予。約翰·斯克爾頓（*John Skelton*. 1460?—1529）便得到這種榮譽。到英皇詹姆士一世時纔把這個名稱的範圍縮小，只限於在宮庭侍俸的詩人。本·蔣生（*Ben Jonson*）便是御用詩人。據說他並未正式受封，不過地位相當於那種官銜而已。這個職位如果追溯起來，並不自本蔣生始。古代帝王扈從中本來就有樂人（*minstrel*）和詩人（*versifier*）。桂冠詩人這個職位不過是由宮中侍從樂人和詩人演變而來的。據史書記載，瑞洽德正

(Richard Coeur de Lion)就有1個宮庭詩人 (versificator regis) 波瑞格列納斯 (G. Peregrinus) 亨利三世的宮庭詩人是亨利 (Master Henry) 到十五世紀有個詩人叫克愛 (John Kay) 便自稱為愛德華四世御前「謙卑的桂冠詩人」 (humble poet laureate) 不但如此，歷代英王對於詩人的待遇也不相同，譬如愛德華三世對於喬叟 (Chaucer) 的待遇是恩賜年俸和御酒；伊利薩伯一世對斯本塞 (Edmund Spenser) 的待遇是年俸。

本蔣生之後繼任的是達文南爵士 (Sir William Davenant) 到一六七〇年，德來登纔正式受封為首任桂冠詩人。到目前為止，英國共有十五個桂冠詩人，現在分別介紹於后：

1 德來登 (John Dryden 1631—1700)

德來登一六三一年八月九日生於奧德溫克，幼年入西敏學校 (Westminster School) 為皇室資助生 (a King's scholar) 從名師盧斯貝 (Richard Rusby) 攻讀，後入劍橋三一學院。一六五四年得學士學位。就在那一年，他的父親去世，給他留下一個產業，每年有六十鎊的收益，因此，他便在劍橋多讀了幾年。之後，他卜居倫敦，藉寫作維持生活。那個時代的人大多歡迎喜劇，他為了迎合觀眾的口味，便開始寫喜劇，其實，他自己坦白承認「缺乏喜劇所必備的愉快情緒」，秉性不宜寫喜劇。他的第一部劇本是「放蕩的紈袴子」 (The Wild Gallant) 這齣戲

曾在「一六六三年二月公演，並不成功。他的悲喜劇「女情敵」(The Rival Ladies)也在同年上演，較能發揮他的天才。其他的劇本有：「尼庵之戀」(Love in a Nunnery)、「一切爲愛情」(All for Love)、「秘密的愛」(Secret Love)等。他的諷刺詩「阿布塞羅穆與阿其託佛」(Absalom and Achitophel)……抒情詩「亞歷山大宴會」(Alexander's Feast)及「聖塞息力亞祭日歌」(Song for St. Cecilia's Day)，都很出名。他的「詩劇論」(Essay or Dramatic Poesie)，於「一六六八年出版，是一部劃時代的傑作，因此被譽爲英國第一個批評家。一六七四年任桂冠詩人兼國史編修，一七〇〇年五月一日逝世。

德來登在戲劇方面值得大書特書的就是首先在劇本中運用敘事詩對句 (heroic couplet) 這一點頗受當代文人的批評。像郝華德 (Howard) 便是反對最烈的一個人。論者以爲這種對句如用在傳奇喜劇 (romantic comedy) 或是滑稽戲 (extravaganza) 裏纔適合，如果用在正式的戲劇裏是不妥當的，理由是：①容易阻止文意的流暢；②這種文體欠明確，而觀衆所需要的是明確的話；③太重矯飾和傳統，不易在舞臺上發揮作者的想像。法國批評家泰納 (Taine) 說：「由於種族的差異，韻律也因之有別。」敘事詩對句法國人用很成功，英國人用又當別論。法國人當尋常服裝的東西如披在英國人身上便顯得不倫不類。關於這種論調，德來登曾在「印度皇」(The Indian Emperor) 11版序文中據理力駁。

德來登的天才是多方面的，除了戲劇，論文，諷刺詩以外，也擅長抒情詩。他對品達式頌歌（Pindaric Ode）、讚美詩（hymn）、情詩（madrigal），幾乎無所不能。尤其在用字方面，非常考究。梅西（J. Macy）說：「他的用字天衣無縫，恰到好處」。並且盛讚「亞歷山大的宴會」和「聖塞息力亞祭日歌」，他說：「在英詩當中，直到多年之後，才有這樣音樂似的壯麗之作堪與比美」。瓦德爵士（Sir A. W. Ward）說：「在考米（Cowley）那個時代『山珍海味，無所不備，但是尚未加以適當的選擇』；德來登並非不管好壞，一齊吞下，而知去取之道」。接着，他又說：「最上乘的詩要能打動讀者心靈，詩人要『用心靈向讀者的心靈傾訴』，德來登尙不能做到這一點。」又說：「他的才能，用他自己的話說是『我們英國同胞所特有的才能……與其說是發明，不如說是改良一種既有的發明。』」

2 薛德威爾（Thomas Shadwell 1642——1692）

薛德威爾的生辰不可考，根據他兒子的記載，大約一六四二年生於諾弗克（Norfolk）的山頓（Santon），出身於劍橋大學開鄂斯學院（Caius College）。後入倫敦法學院（Middle Temple）攻讀法學。他是個多產作家，據說，他自從寫了第一部喜劇以後，連續十四年間幾乎一年寫一部劇本。一六八八年繼德來登之後爲桂冠詩人，兼國史編修，一六九二年十一月十九日

卒於析爾息 (Chelsea)。

薛德威爾和德來登打過不少筆仗。德來登把他稱爲「重複文體的最後一個偉大的提倡者」(the last great prophet of tautology) 這種說法未免言過其實。其實薛德威爾對於當時的社會狀況頗能生動的表現出來，只是以現代的眼光看來，毫無意思。他對本蔣生推崇備至，以爲「所有的詩劇作者都應模倣」他。如果仔細的推究起來，他還是受到法國莫里哀 (Moliere) 的影響，像「慳吝人」(The Miser) 就是莫里哀名作慳吝人 (L'Avare) 的曲解。可是，薛德威爾卻自命不凡的說：「我借用法國文學的主題並非由於缺乏才智，而是由於懶惰。」對於這一點，惠伯利 (C. Whibley) 卻不以爲然，他說：「在藝術的領域中，懶惰的罪過較才智缺乏尤甚。」薛德威爾不但模倣法國作家，還學莎士比亞，他把「雅典的泰蒙」(Timon of Athens) 改頭換面，變成支離破碎的東西，還說：「我已經把它改編成真正的劇本了。」其他的作品有「放蕩的人」(The Libertine)，「阿拉西亞的鄉紳」(The Squire of Alastia)。

關於他的設譽，羅其斯特 (Rochester) 用短短四行詩說得一針見血：

「薛德威爾的作品未加琢磨，

卻證明了自然的，而非藝術的力

他用大膽的筆觸一揮而就，

筆調熟練，可惜不大細心。」

3 泰特 (Nahum Tate, 1652—1715)

泰特一六五二年生於都伯林，出身都伯林三一學院，作品大多由莎士比亞及伊利薩伯戲劇而改編，曾和布萊迪氏 (Nicholas Brady) 合編「大衛讚美詩新編」(New Version of the Psalms of David) 名噪一時。據說這裏面最好的兩首「當牧人守護時」(While Shepherds Watched) 和「當鹿兒喘息時」(As Pants the Hart) 都是出自泰特的手筆。這兩首詩內容活潑，毫無書中其他詩篇的沉悶筆調。德來登還叫他代寫「阿布塞羅穆與阿其託佛」的第二部，自己不過略加潤色。泰特所作詩歌甚多，最出色的要推「萬應藥方：一首關於茶的詩」(Panacea, a Poem on Tea) 一六九二年受封為桂冠詩人，一七一五年八月十二日卒於倫敦。瓦德爵士稱他為「用心良苦而富有天才的作家」。據說他模倣德來登，手法相當巧妙。

4 儒歐 (Nicholas Rowe, 1674—1718)

儒歐早年在西敏學校讀書，為皇家資助生，一六九一年入法政學院，其父歿後承襲巨大財產

。代表作是戲劇「野心的繼母」(The Ambitious Stepmother)；劇裏的人物都是影射英國和法國的君主和要人；「悔悟者」是改編前人的著作，劇中主要人物路沙瑞歐 (Lothario) 成爲家喻戶曉的典型「浪蕩子」(rake) 一七一五年封爲桂冠詩人，一七一八年逝世。

儒歐是莎士比亞戲劇的第一個編輯人。不過，他所編的六卷莎氏戲劇(一七〇九)所根據是第四對摺本 (The Fourth Folio) 訛誤甚多。雖然如此，他對於莎氏研究的貢獻很大。白特頓 (T. Betterton) 爲他在斯綽德弗德 (Stratford) 蒐集材料，他根據這些資料寫了一篇莎氏研究的論文，刊在莎氏全集前面，立論甚佳。莎氏劇本的分幕，分場，劇中人物介紹 (dramatis personae) 以及劇中人的上場 (entrance) 和下場 (exit) 都是他的功勞。

儒歐的劇本像「悔悟者」(The Penitent) 極受歡迎，據說是十八世紀最出名的戲劇；可是像「騙子」(The Biter) 在一七〇五年上演時非常失敗。據約翰生 (Samuel Johnson) 說，當這齣戲上演時場內唯一的讚許聲就是作者自己的喝彩。他的詩不多，收集在安徒生的詩選裏。他譯過琉坎 (Lucan) 的法沙利奧 (Pharsalia) 是一本很有價值的譯作。

5 尤斯登 (Laurence Eusden, 1688—1730)

尤斯登是康寧斯貝 (Corningsby) 的牧師，一七一八年儒歐逝世以後，繼任桂冠詩人，完

全是由於歌功頌德所得到的報酬。他對於詩歌只是偶而爲之，大多應景之作。蒲柏曾經以諷刺的口吻提到他的名字：

「你知道嗎？尤斯登再不渴望葡萄酒和讚詞了，
他安睡在歷史的塵封中。」

6 塞伯 (Colley Cibber. 1677—1757)

塞伯一六七七年十一月六日生於倫敦，父爲彫刻家。塞伯是一個天生的戲子，不但熟悉舞台上的的一切，也深知觀眾需要什麼。他先在卓瑞蘭戲院 (Drury Lane) 當演員，後來自己組班，第一個劇本「愛情最後的轉移」 (Love's Last Shift) 於「六九六年出版。康格瑞甫 (Congreve) 的評語是：「劇中只有許多好像才智的表現，其實並非才智。」惠布雷 (C. Whibley) 說：「即使他自稱由現實生活取材而繪成的肖像，仍然像石頭一樣，毫無生氣。」這種弱點，塞伯自己也坦白承認。不過，我們應該把他當舞台工作者看，而不要以作家的標準來衡量他。所以就戲劇製作而論，他是個能手。他的戲劇到許多年以後仍很賣座，便是明證。他對於改編前人之作絲毫不以爲病。有人批評他把莎士比亞的作品抄得亂七八糟。他的「疏忽的丈夫」 (The Care-

less Husband) 卻被 Horace Walpole 譽爲不朽之作。一七一七年，他把法國莫里哀的「僞君子」(Tartuffe) 改編爲「拒誓者」(Nonjuror)，獻給喬治一世。這齣戲不但連演十八夜，而且得到英皇恩賜二百基尼，又因劇中發揮保王黨的思想，終於一七三〇年受封爲桂冠詩人。蒲伯曾經對他痛下攻擊。客觀的說，他的頌歌大多應景之作，毫無可取，早已爲世人遺忘。間或有些小詩，卻非常可喜。我個人極欣賞他的「盲童」(The Blind Boy)。這首詩收集在波格瑞甫 Palgrave 所編的「英詩寶庫」(The Golden Treasury) 裏面。內容略謂瞎子看不到世間的美景，人皆謂之不幸。可是詩中的盲童說：你們說陽光如何燦爛，我雖然看不到，卻能覺出它的溫暖。我對於人間的一部分幸福，從未享受過，因此，並不以爲苦，因爲我並未失去什麼。下面面就是盲童的自嘲：

「那麼，不要爲哀悼那不可能有的事物
而損害我的愉快精神。

我雖是個可憐的盲童，
只要高歌一曲，便覺南面稱尊。」

7 淮特赫德 (William Whitehead, 1715—1785)

淮特赫德一七一五年二月十二日生於劍橋。他的父親是麵包店老闆，生性古怪，揮霍無度。淮特赫德早年在劍橋攻讀，後在該校任研究員。一七五七年勅封爲桂冠詩人。他的古典劇本「羅馬父親」(The Roman Father)是根據比葉·康乃列(Pierre Corneille)譯的賀拉西(Horace)編成，號召力歷久不衰，並且因此引起翻譯法國古典劇的興趣。不過他最成功的劇本是「愛人學校」(The School for Lovers)。一七七四年出版「劇與詩」(Plays and Poems)。一七八五年四月十四日卒。

8 華頓 (Thomas Warton, 1728—1790)

華頓一七二八年一月九日生於巴星斯託克(Basingstoke)，其父爲當地牧師，後來曾任牛津大學詩學教授。其兄約瑟華頓(Joseph Warton)爲英國浪漫詩先驅，一門三傑，藝林傳爲佳話。他們對於中世紀的文學發生極濃厚的興趣，譬如斯本塞和伊利薩伯時代的作家。老華頓對米爾頓的「克摩斯」(Cornus)和「悲哀者」(Il Penseroso)有深刻的研究，據說蒲伯對這兩首詩的注意，就是由他那裏得到的啓示。小華頓秉承其父衣鉢，亦曾介紹米爾頓，編有「米爾頓數種場合的詩」(Milton's Poems on Several Occasions)，並致力於斯本塞的研究，著有